

从事畜禽传染病防治和健康养殖37年—— 鲍国连：浑身泥土味的特级专家

本报记者 张梦月 通讯员 邵 敏

才兴之江

“我在这里工作37年了。”记者一走进浙江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，鲍国连便笑着“自报家门”。眼前这位西装革履、儒雅温和的浙江省特级专家，让人很难和传统观念里“粗犷”的兽医形象联系在一起。

坐下来第一句话，鲍国连就说自己是个“浑身泥土味”的人——从金华兰溪农村走出，37年间，他养过猪、治过鸭、育过兔，一直从事着畜禽传染病防治技术和健康养殖技术等研究工作。

“至今，我都庆幸当时的选择。”从最初踏进畜牧业“小鲍”，到农民口中的“鲍老师”，再到学生眼里的“六边形战士”，回首职业生涯，鲍国连认定：“搞科研工作，一定要双脚沾上泥，才觉得稳当。”

科研成果从一线来，又反哺到农业生产，对我来说，就是一件最幸福的事

星星之火的起点，要追溯到少年鲍国连的经历。

“我出生在兰溪的农村，从小就养猪、兔、鸡、羊等畜禽打交道，对它们有一种特殊感情。”鲍国连回忆说，当时，方圆几个自然村里，只有一对兽医夫妇，畜禽有啥病村民都去找他们。

9岁那年一个深夜，鲍国连发现家里一只羊吃高粱叶中毒了，上小学的他摸黑跑去请兽医。然而等兽医到家时，羊已经死了。“农村里，家家户户都养畜禽，就指着卖出去赚点辛苦钱。”那一天，鲍国连觉得父亲的皱纹都深了几道。也是从这一天起，鲍国连认定了做兽医的目标。

大学报志愿时，他毫不犹豫把兽医专业选为第一志愿，并顺利进入浙江农业大学牧医系学习。毕业后鲍国连的第一个工作地点是猪场。“这是我们研究所的规定，新人进所，都要下基层一年。”办公室在猪场里，隔壁就是猪舍，对于农村出身的他来说，是“熟悉又陌生”。熟悉的，是忙碌的养殖；陌生的，是“真正干上兽医，才发现这份工作比我想象的难度更大”。

畜牧业的难度，在于防病控病难。尤其是遇上传染性疾病，对于养殖户来说

人物名片

鲍国连，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二级研究员、省特级专家，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、省农业科技突出贡献者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，从事畜禽传染病防治和健康养殖技术等研究工作，主持和参加省部级、国家级等科技项目40余项，以第一完成人获浙江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2项、二等奖2项等9项成果。



鲍国连在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实验室工作。 本报记者 马赛洁 摄

往往是“灭顶之灾”。时隔30多年，鲍国连依然对一场特殊的“鸭病”记忆犹新。上世纪90年代中期，杭州笕桥镇、丁桥一带遍布养鸭大户。有一天，他接到鸭场老板电话：“小鲍，鸭子几天内大批死亡，你快来看看！”踩着自行车飞奔到鸭场，望着成群的死鸭，鲍国连意识到，暴发传染病了！“不少鸭农都急哭了，如果不及及时遏制发病势头，他们要赔得倾家荡产了！”鲍国连马上带着6只病死鸭苗回实验室解剖，证明是细菌感染，“我当时怀疑是巴氏杆菌，但实验结果并非如此。”猜想落空，年轻的鲍国连没有放弃。他一边没日没夜地反复实验，一遍翻阅大量文献资料，终于找到了“鸭病”的致病源头：由鸭疫里氏杆菌引起的传染性浆膜炎，这是一个新病，也是严重危害养鸭业的三大传染病之一。

之后8年间，鲍国连从这场“鸭病”出发，带领团队围绕鸭传染性浆膜炎、大肠杆菌病和鸭病毒性肝炎三大传染病系统研究，探明了这几类疾病的主要病原特性，建立快速诊断方法。“原来这3种传染病的诊断需要5天到7天，现在半天就能出结果。”同时，团队还研制出了

高效的鸭传染性浆膜炎疫苗，列入省防疫计划，与企业合作研制的主治雏鸭病毒性肝炎的高效中兽药“肝毒宁”，在省



鲍国连(中)和项目团队成员查看“甬青獭兔”培育情况。

受访者 供图

内30多个县市及江苏等地推广应用。

作为项目第一完成人，鲍国连凭借“鸭三大传染病病原特性及防治新技术研究与应用”成果，获得了2011年度浙江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。“科研成果从一线来，又反哺到农业生产，对我来说，就是一件最幸福的事。”鲍国连笑了笑，仿佛又触碰到了那一年夏天的阳光。

24年间，从曾经想“引进来”到如今“走出去”，是科研团队勇攀高峰、不断前行的实证

翻开鲍国连的职业履历，会发现，兔子占了“半壁江山”。

兔产业是我国特色畜牧业，浙江养兔又在全国具有重要地位。2008年起，鲍国连被聘为国家兔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。不同于给鸭类治病，在兔业研究上，针对省内外兔产业发展中品种退化严重等情况，选育良种成为重要研究方向。

作为浙江省畜禽新品种选育协作组首席专家，鲍国连的手机里有一张珍藏

的照片：他和项目团队成员翁巧琴、刘燕等人，围着一只肥嘟嘟的兔子，兔毛纯天然青紫蓝色，皮毛看起来顺滑柔软。这是省农科院联合余姚欣农兔业有限公司、扬州大学等单位，经过12年产学研合作，在2022年培育出的我国第一个通过国家审定的彩色獭兔新品种“甬青獭兔”。这只兔子填补了国内彩色獭兔品种的空白。

“獭兔是皮肉兼用兔。近年来，优质獭兔皮的需求量一直呈上升趋势，尤其是青紫蓝色獭兔皮最为名贵，价格是白色獭兔皮的3倍以上。”谈到甬青獭兔的诞生，鲍国连讲起了一个小故事——

2000年，世界兔业科学大会在西班牙举行。会上，法国科学家带来了培育的彩色獭兔新品种。“我们带队去商谈引种，结果吃了闭门羹，对方说‘一只都不出国门’。”回国后，鲍国连和团队下定决心自主研发。从2010年正式立项开始到2022年产学研合作成功，整整经历了12年。

在鲍国连钻研兔业的10多年间，重点围绕兔兔多发的呼吸道传染病、皮肤真菌病和流行性腹胀病，他带领团队研制出快速诊断技术、高效疫苗和治疗药物，对主要传染病和皮肤真菌病防治有效率87%以上；筛选了治疗流行性腹

胀病的有效药物，遏制了该病在国内的蔓延。建立的家兔生物安全综合防新技术，已被推荐在全国推广应用。“使用这套安全综合防新技术，兔场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下降了一半以上。”鲍国连说。

再过几个月，在新一届世界兔业科学大会上，我们将听到来自鲍国连团队的声音。“巧的是，今年的大会又在西班牙举行。24年间，从曾经想‘引进来’到如今‘走出去’，见证了我国兔健康养殖产业的提升，更是科研团队勇攀高峰、不断前行的实证。”

既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，又要有坚定信念，科研不是一蹴而就的，有沉稳的信念才能收获成果

尽管因为年龄原因不再像年轻时一样天天和畜禽“泡”在一起，但在鲍国连的心里，始终记挂着和他打过交道的养殖户。

此前，在他担任畜牧兽医研究所所长期间，为了方便农民上门咨询，所里专门腾出两间房子，成立了省畜病诊疗中心，免费为农民送来的畜禽看病。“养殖户非常信任我们，有时候天不

宁波11岁男孩开设科普账号，一年全网圈粉30万

“寓言同学”，讲解昆虫的秘密

本报记者 段琼蕾 共享联盟·江北 宣佳含 通讯员 郑时玲

“猜猜这次我肚子里藏了什么宝贝？”一则短视频中，还没等人回答，宁波11岁男孩李於言一边将翻起的上衣松开，露出了满满一兜的昆虫壳，一边笑眯眯地说出了答案，“蝉蜕！它可以药用。蝉蜕是老熟若虫爬出壳后，爬到附近的大树上或者植物上，或者直接落在草地上，从胸部破开条缝，然后蝉就从里面钻了出来，这就是大家所熟知的‘金蝉脱壳’……”

一年多前，在父母的支持下，11岁宁波男孩李於言在网络平台上开设了“寓言同学”的账号，开始用视频方式深入浅出地解说昆虫名字的由来、身体构造和生活习性等，科普昆虫知识。目前，李於言已有全网粉丝30万，作品230多条，单条视频最高播放量突破1300万。

“金蝉脱壳”是该账号的其中一条爆款视频。而在多条视频下，网友们留下了类似这样的话：“中国人自己的小法布尔”“真棒小孩哥”。

要妈妈活捉蚊子，给小螳螂当“口粮”

安静、腼腆，这是不少人见到李於言的第一印象。不过，当提到昆虫，李於言就侃侃而谈，眼里泛着光。“我希望通过我的介绍改变大家对害虫昆虫的心理，让他们保护昆虫。”李於言说，自己长大后想考农业大学，未来做个专业的昆虫研究员。

在李於言的家，有两处地方最引人注目，一处是书架墙，塞满了各种与昆虫有关的图书，不少书页已经被翻破了；一处是“昆虫角”，大小不同的塑料箱和网纱箱层层叠叠，里面住着螳螂、蜻蜓、竹节虫等昆虫，他们都是李於言的“玩伴”。

妈妈于文文最早注意到儿子的爱好。从2岁开始，李於言就对昆虫情有独钟，好像一个“小虫痴”：蹲在蚂蚁窝前能观察很久，雨过天晴后钻草从抓蜗牛也是常事，甚至还偷偷在家养螳螂。

“养虫子总比玩手机好。”於文文和丈夫决定，守护好孩子的童年，支持李於言与昆虫“交朋友”。

于是，上幼儿园时，李於言就听完了法布尔《昆虫记》的整套音频；识字后，他又看了《中国昆虫生态大图鉴》等专业书；如今他正和妈妈一起啃大学教材《普通昆虫学》。5岁那年，李於言在家里有了自己的“昆虫角”，后来逐渐发展成“微型昆虫博物馆”，他尝试饲养过上百种昆虫。换土、喂食、调节湿度……这些昆虫主要是由他照顾，因为是自己的爱好，所以每天他主动做这些事。虫子死了，李於言就学着把其中一些做成标本。

妈妈发现，李於言对昆虫的喜爱简直到了着迷的地步。吃饭的时候，不管说什么话题，最后都会绕到昆虫，写周记如果不限题材，他一定会写昆虫。对昆虫的痴迷不仅增强了李於言自我学习的能力，还增强了他的语言表达能力。

在参加宁波当地“你们的动物朋友”主题征文文时，李於言投稿时自然选择了昆虫，一篇题为《黑将军》的作文凭着独特的选题和趣味的语言拿了奖。

“威武霸气的龙牙姬兜、大刀阔斧的多刺斧螳、姿态翩跹的斐豹螳螂……它们都是我的动物挚友。最近，我又结交了新朋友——红足修猛蚁。”李於言在文章开头这么写道。

对于为何称其为“黑将军”，李於言是这么解释的：“红足修猛蚁喜欢单兵作战。这种蚂蚁到底哪来的自信呢？这得从身强力壮、虎背熊腰的身材说起。它们体长约1.5厘米，比常见的蚂蚁要大得多。身体呈黑褐色，拥有坚硬的几丁质外骨骼，像极了身披铠甲的将军。”

在徒步过程中，李於言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，就像一架小小显微镜。在它山攫徒步时，他在动物粪便中抓出侧裸螳螂（俗称屎壳郎，属于甲虫的一种），又在小溪落叶堆中找到亚力施春蜓（属于蜻蜓的一种）稚虫，带回家旁观如何羽化成蜻蜓，还在大树上发现了数条伪装成



李於言(左二)给同学们讲解昆虫知识。

本报记者 段琼蕾 摄



“寓言同学”的抖音账号截图。

和爸爸野外观虫，徒步足足4天

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大自然就是“活教材”。这两年，爸爸和弟弟成了李於言野外观虫的“黄金搭档”。每个不下雨的周末，三人都会前往江浙沪周边的古村和山区采集昆虫、拍摄视频。

它山堰，位于宁波市海曙区鄞江镇，是李於言目前最喜欢去的野外采集点。因为那里有山有水，地理环境略显复杂，每次去都会有新发现，去一次就是徒步一整天，爸爸干脆把露营设备都带上，随时可以生火做饭，李於言也成了“小背包客”。

在徒步过程中，李於言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，就像一架小小显微镜。在它山攫徒步时，他在动物粪便中抓出侧裸螳螂（俗称屎壳郎，属于甲虫的一种），又在小溪落叶堆中找到亚力施春蜓（属于蜻蜓的一种）稚虫，带回家旁观如何羽化成蜻蜓，还在大树上发现了数条伪装成

树枝的竹节虫。

蹲小溪、钻草丛、爬大树……每到一处，如果发现了特别的昆虫，李於言都会拿本子和相机认真记录下来，还会请爸爸在手机上记录好定位，便于下次“回头看”。

李於言的徒步野外观虫经历，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，是在三年级跟着爸爸从宁波市江北区洪塘街道出发，前往老家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，145公里，开车一个半小时的路程，他们走了足足4天。

“跟其他背包客不同的是，我和爸爸特意用导航避开马路，尽量走村爬山过河，平均每天走路10小时。”对于当时还在读小学的李於言来说，野外采集昆虫有点脏、累，还会有危险，不过他却表示：“大自然充满了惊喜，每种昆虫都有独特的魅力，我觉得十分有趣。”

在研究昆虫的过程中，李於言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伙伴和老师。比如在海南吊罗山国家森林公园野采时，他偶遇《博物》杂志摄影师、昆虫摄影师唐

志远；在抖音后台则经常与“无穷小亮的科普日常”“小阳的昆虫世界”等热爱昆虫的科普创作者交流。

给同学讲解昆虫，线下线上做科普

每次在野外发现昆虫，李於言都会小心翼翼地将它们放在手掌或手臂上，结合了解过的书本知识开始讲解，妈妈为文文形容“这是他的一种本能反应”。2022年10月，於文文和丈夫也开始尝试为儿子录制昆虫科普视频。

李於言讲述的第一条视频的主角之一是蜗牛，他拨弄着在树枝上的蜗牛讲解说：“注意！野外的蜗牛不要随意抓哟，在中国，大多数野生蜗牛即使没有毒，也会带着寄生虫和细菌。有人说有的蜗牛可以吃，说的是白玉蜗牛、江西巴蜗牛、马氏巴蜗牛。”

这些视频录制时并没有提前准备好文案，於文文表示，视频都是由他们夫妻随机拍摄、后期剪辑，发布前再去查查专

业书籍或者咨询相关老师，对于每条内容的准确性进行把关。此前更新频次高时一周4到5次，如果李於言的学习比较忙，那就是一周一两次。

在李於言的视频下，有网友打趣留言：“好孩子，你认识我的每一位‘天敌’。”更多的网友则表示对他的感谢：“讲得真棒，可以看出孩子既勇敢又热爱昆虫，长大以后肯定是个昆虫专家！看完这些视频，昆虫好像也没那么可怕了！”

不少网友还会把自己看到的不同昆虫拍照发给李於言，向他请教，于是慢慢地，李於言开始有了自己的社群，在他空下来时会集中回复问题。

“这是霸王鬼艳锹（注：一种甲虫），体型看起来巨大，有着夸张的大颚，实际上它吃的是树脂，只在争夺配偶时会进行激烈的搏斗；你们看，可以把它放在手指上方，它一般不会攻击自己身体的下端。”最近，在就读的宁波福山正达外国语学校，李於言带上了“自家”的昆虫，与周尧昆虫博物馆的老师一起做了一场昆虫科普活动，包括展览和讲座。在李於言的生动介绍下，现场很多同学甚至是女同学也尝试着拿起了霸王鬼艳锹。

同班同学胡辛豪之前对昆虫还是有点害怕的，不过听了李於言讲解后他说：“久而久之，我感觉昆虫也没那么可怕了，甚至自己也开始养螳螂、蚰蜒了。”班主任陈春亚这样评价：“像李於言这种能走进大自然去探索昆虫的奥秘，我觉得是一件非常难得可贵的事情。他愿意静下心来去观察和了解小小的生命体，对他的专注力、耐心的培养也很有好处。”

值得一提的是，李於言痴迷昆虫研究，但也从没放松校内学习，他觉得，各门科学可以相互促进，能帮助他更好地追求自己的梦想，目前成绩在班上排名前列。